



訪黃子平教授談「小說與文化」 ■周燕明■

不少學校都計劃在新高中的選修課程中選教「小說與文化」單元。「小說」跟「文化」都是牽涉甚廣而深入專門的範疇，如何在中五或中六的42節內縮龍成寸、舉重若輕，讓學生通過「閱讀不同時代、不同類型的小說，探討作品所蘊含的文化內涵，培養理解、分析、評價的能力，並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識、反思和認同」？（《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》（中四至中六）頁103）文學評論家、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可能是最能點出箇中關鍵的一個人。啟思在他出席「紅樓夢小說獎」頒獎禮之前訪問了他。

啟 = 啟思出版社 黃 = 黃子平教授

啟：高中語文教師在教授「小說與文化」單元之前，該如何理解小說跟文化的關係？

黃：「文化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範疇，「小說」只是一種文類，一種體裁，把這兩者連結起來，設計一門選修課程，必須把握好核心理念。如果把「小說」定義為「講故事」，定義為一種「敘事」，那麼，我們知道，文化須靠敘事來凝聚，文化的價值靠敘事來承傳。這樣理解兩者的關係就能把握到最核心理念。不論中外，小說的起源都是圍坐篝火旁，聽某一個記性好的長者，敘述自己部落、氏族的故事，從神話到傳說再到小說，就是一部落、一氏族的集體記憶。代代相傳的小說呈現了複雜的

文化面貌，經由閱讀小說，人們不斷地重新認識他們是「誰」，他們「從哪裏來」，他們「要到哪裏去」。我想這就是課程設計者所說的，對文化的「認識、反思和認同」的意思吧。

啟：中國傳統的小說不僅以說故事為目的，總帶着教訓，「教訓」的內容是否源於儒家教化？

黃：中國人很自覺地要藉故事來「故溫知新」。說故事是為了知道歷史——帶着未來的盼望把過去收納到現在。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時間像流水一樣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。只有敘事能把時間的三個維度（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）呈現，可以將時間線折疊、回敘、預示、比較。既然小說要成為明日的借鑑，它便不能單純地說故事。為甚麼這個故事值得講、它要承傳些甚麼，便成為小說家要考慮的問題。回溯到早期的敘事，譬如說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」。「懼」甚麼？歷史的道德教訓呀！要說這個時代的故事，很自然地歸結到世道人心，這便成為小說最重視的價值——道德價值。道德價值有承傳也有變化，新一代自有新的價值觀。從小說中也看得到發展變化，唐傳奇是「士人」的價值觀為主，明清之際，市民道德觀就在小說中佔了主導。

啟：不少古代小說宣揚儒家的仁義觀，你認為老師引導學生讀這些小說時，該讀得多深入，要不要去剖析「仁」「義」的概念？

黃：我覺得老師應該跟學生深入剖析這些文化概念，不要放棄道德的立場及承傳文化價值的責任。通常講起來，就是討論「忠」「義」不能兩全啦，其實「仁」和「義」才是一對核心的文化範疇。「義」是對「仁」的補充和調節：仁愛、慈悲、恕道，都是最正面的文化價值，但是當「仁」太抽象、太極端的時候，便變成無原則的包容，這時要「義」來補充和調節。光講「義」不強調「仁」，沒有「仁」的道德理想的照耀，也會走向偏頗，變成黑社會的「義」了。譬如當講到《三國演義》中關公的遭遇時，應該引導學生深入分析這些觀念。

啟：從現當代小說中選材的時候，城鄉對比是一個很受注意的題材。香港學生多無鄉土經驗，教師如何帶引學生進入鄉土的世界？

黃：鄉土小說作家其實是進入城市以後才有懷鄉的情結的。他們看到自幼成長的鄉土正在逐漸消失，於是反思煩囂的城市生活、懷戀鄉村的純樸天真。小說家離開了鄉土進入城市後，生出一種「無家可歸」的感覺，那是一種永恆的鄉愁，讀鄉土小說而能讓學生明乎此，就相當不錯了。因此，鄉土的小說中描寫的事物、情節，那些學生看來與他何干的內容，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因為我們要让學生從小說中讀到的是人心——城市人的失落、永恆家園的失落——從而拾回追尋的欲望。

啟：從傳統小說跳進複雜的現當代小說世界，教師教學時要注意甚麼？

黃：現代生活太複雜了，這使小說不能仍舊去講一個情節完整的故事。例如西西的《浮城誌異》，可能有老師覺得它不是小說，但城市的體驗不正是如此嗎？片段式的、不連貫的、零碎的。都市生活本身就有很強的神

祕性，每天跟你擦身而過的大部分都是陌生人，不像在鄉村，整條村子的人都互相認識，彼此之間幾乎無祕密可言，可是城市生活卻充斥著陌生、巧合、偶然。現代小說所以那麼複雜，跟生活方式有莫大關係。

從另一角度看，小說不都是都市的產物嗎？都市人口聚集，才有小說的聽眾。西西的《浮城誌異》也可以是很「傳統」的，不就是看圖說文嗎？我也教過這篇小說，發現學生比我們老師更能把握類似的「非傳統」的作品。從這個例子來看，把傳統的視野座標調整一下，就能看得通一篇很「現代」的小說。

對文化最籠統的定義就是：生活方式的總和。我們教「小說與文化」，就抓住這條主線：從小說去看人曾經怎樣活過、如何活著、該如何活下去。能從各式小說人物的故事看到人的生存處境，思考「人心」和「人生」，就能把整個單元貫串起來。

後記：

因着「小說與文化」的因緣，讓我得以訪問心儀的文學評論家。短短一個半小時，在黃教授陽光充沛的辦公室裏，聽他用精準的語言描摹一幅貫通古今的小說教學藍圖，何處該淡染、何處該細描；何者為主軸、何者為旁枝，可謂佈置停當、格局明朗。我希望老師讀過這篇訪問之後，同樣有豁然開朗的感覺，有信心面對「小說與文化」這個嶄新的教學單元的挑戰。

受訪者資料：

黃子平，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士及碩士，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論著有《沉思的老樹的精靈》、《文學的意思》、《革命、歷史、小說》、《邊緣閱讀》、《害怕寫作》等。